

将其划分依据放置于分配领域或者其它非经济领域,而应该将其放置于物质生产过程,以及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各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依据各个阶级在生产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程度,阶级直接可以划分为拥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进行剥削的资产阶级和没有劳动工具、原料和生活资料被剥削的无产阶级两大直接对立的阶级。

总之,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人的利己本性出发,系统探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出发点,以及社会阶级结构的划分标准,这些无疑为马克思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但是,由于受自身阶级局限性的影响,他们所论述的人的利己本性引发物质生产活动理论,颠倒了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反映。同时,他们把分配领域作为阶级划分的依据,脱离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没有把阶级的产生和存在看作是同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现象,而是把它看作是自然的和永恒的。因此,他们的历史观从本质上来讲,仍然属于唯心主义历史观。

(二)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

19世纪初叶,在欧洲盛行的以圣西门、傅里叶、欧文为代表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也对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探索,并提出了不少合理的见解。归整他们的认识,不难发现,他们对社会历史观的见解主要涵盖了以下方面:

首先,他们认为理性决定历史。众所周知,自法国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一直被启蒙运动者推崇为揭示一切和衡量一切事物的唯一标准。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也坚持以“理性”来解释一切,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人的天性,用圣西门的话来说是“理性和科学的进步”。在他们看来,整个历史就是人类理性不断进化的历史。与此同时,圣西门从人的理性决定历史出发,还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伟大的时代”,即准备时代、假设体系的组织时代以及实证体系的组织时代。欧文把天才人物看作是理性的化身,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推动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天才人物创造的,只要有天才人物发现了真理,就可以实现适合人的本性和合乎理性的社会。

其次,他们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其普遍规律的,是一个不断进步、逐渐上升的过程。三大空想

社会主义者从理性决定社会历史的视域出发,对人类社会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认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其规律的,是一个不断进步、逐渐上升的过程。圣西门认为,“万有引力规律”是一个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它不仅支配着自然界,而且支配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所有科学的一般理论,都是建立在万有引力的观念的基础上的。同时,他还提出“数列”这个概念,用于比喻人类历史发展的前后衔接。他说:“已经发生的一切和将要发生的一切,形成一个数列,数列的前几项是过去,后几项是未来。”^[12]此外,他也和19世纪上半叶其他思想家一样,用数学中的“数列”和“项”这两个概念来形容历史的阶段发展。傅里叶不同于圣西门,他认为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运动的历史,社会运动规律不同于自然运动规律,它是所有运动规律中的最高级的运动形式。欧文在考察社会历史运动的规律时,尽管没有像圣西门和傅里叶考察得那么深刻和系统,但是他同样也认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超越前一个历史阶段,并不断向更高级的历史阶段发展,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向上的过程。

最后,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违背人类的理性,必然走向灭亡,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基于理性决定历史的认识,对当下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和欺诈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在本质上违背了人类的理想和社会公益,因而必然走向灭亡,未来的理想社会是社会主义社会。和平方式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唯一途径。

针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一系列社会历史观思想,马克思进行了批判和超越。

第一,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理性决定历史”的观点的批判。马克思认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理性决定历史”的观点,把历史发展的原因归结为人的理性,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不科学的。他强调从人类的物质资料生产实践活动中来探寻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神圣家族》一书中,他就系统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在之后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著作中,马克思又系统阐述了他的“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明确地提出

了“实践”的观点,把历史看作社会存在发展的有规律的历史,把物质生产活动中所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作为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

第二,对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社会发展规律理论的批判。马克思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是一个不断运动上升的过程,这种认识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们把这种规律的形成和发展依托于人的理性,却是错误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观。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进行了系统阐释。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是具有客观规律的,只有科学揭示了这些规律,才能够正确理解人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但是,规律不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客观的物质基础之上的,是客观的,是不以任何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作用的力的产物。”^[13]

总之,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历史观,从本质上讲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们崇尚理性,忽视现有的物质存在,把理性看作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决定力量。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理性的相对论、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以及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勾画和猜测等思想,都在某种层面蕴含了马克思历史观的萌芽,为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资料。

(三)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

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深刻地总结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用阶级斗争和物质利益的观点分析人类历史发展,把社会历史看作是人民群众斗争的历史,在历史观方面提出了不少深刻的思想和合理的猜测。

首先,他们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历史事件都有它的客观性。历史是变化的,还是永恒不变的;是发展前进的,还是倒退的,这是任何历史理论都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针对这一问题,在当时社会激烈动荡的现实环境的影响

下,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认识到了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他们认为,历史不是千古不变的,而是发展变化的,历史有它自己的进程。米涅指出:“历史不会重演,贵族固然不能从失败中重振声威,君主专制同样不能从失败中东山再起。”^[14]⁹同时,他们还认识到了历史事件的客观性,提出在对历史事件进行研究时,不仅要对其进行单独考察,把握其个性;而且还要将历史事件放置在其所发生的社会环境和整个历史过程中,把握其共性,也就是历史的普遍性或规律性。唯有如此,才能够客观全面地把握历史的本来面貌。基佐在研究英国革命时,就把它和法国革命进行比较,从而科学把握了两国革命各自的特点及其共性。

其次,他们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历史就是人民群众的历史,这是复辟时期历史学派的重要观点,对此他们都有过经典论述。梯叶里认为,以往的历史理论在描述历史时,总以帝王将相、英雄豪杰为中心,没有给人民群众的活动留下地位。因此,以这种理论为前提所叙述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历史,这种考察历史的方法不是现代历史学家所应有的方法。在当下对历史的研究,首先应该恢复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只有研究人民群众的历史,才能“给我们提供行动的榜样,并且引起我们在少数完全占据历史前台的特权人物的冒险行为中寻找不到的那种兴趣。……而单单叙述权贵和王公的命运,我们是得不到有益的教训的”^[15]。可见,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再次,他们认为文明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暴力是阶级斗争的有效手段。阶级斗争是复辟时期历史学派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米涅、基佐以及梯叶里都对阶级斗争进行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了历史发展过程中阶级斗争的演变过程、阶级斗争的解决方式,以及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在他们看来,欧洲古代史和近代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不同的阶级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是一个阶级取得政权,接着被别的阶级所代替,从而丧失政权的历史。基佐指出:“不同的权力曾经先后在欧洲社会占有支配地位,从而轮次领导了文明的前进。”^[16]同时,他们还认为阶级斗争是不能协调好的,解决阶级斗争最好的形式就是暴力。米涅认为,阶级矛盾是不能调和的。因为历史的经验证明:“迄今为止,各民族的编年史还没有过这样的

先例:在牵涉到牺牲切身利益时还能保持明智的态度。”^{[14]4}人们不可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利益,势必誓死捍卫自己的利益。既然阶级矛盾不可调和,那么解决阶级矛盾的最好途径又是什么呢?米涅指出:“应当做出牺牲的人总是不肯牺牲,要别人做出牺牲的人总是要强迫人家牺牲。好事和坏事一样也是要通过篡夺的方法和暴力才能完成。除了暴力之外,还未曾有过其他有效的手段。”^{[14]4}

复次,他们认为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形式。复辟时期的历史学派从阶级斗争出发,把革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他们认为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形式,是不可避免的。米涅在考察法国革命时就认为,从当时经济、政治和人民的要求上看,法国社会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社会问题;只有革命,才是法国社会的出路。也就是说,当时的革命已不可避免,只能因势利导。基佐在阐述欧洲古代历史到近代历史的发展过程时就看到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都是通过革命来完成的,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形式。但是,革命不是一下子造成的,而是诸多具体社会条件和因素共同促成的。因此,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必须要看到诸多因素对社会革命的推动作用和引导作用。

最后,他们认为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经济利益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没有停留在历史的表面现象上,而是企图通过表面的历史现象,来把握这些现象背后的历史动因。在他们看来,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之间无疑存在相互作用,但它们归根到底又是为人们的财产关系所规定。按照他们的观点,历史学家只有注意到这种财产关系,才能提供理解历史事变的钥匙。此外,他们还认为财产关系不仅支配着政治制度和法律,而且还支配着人们的思想意识。

总而言之,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针对社会历史的发展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尤其是阶级斗争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高度评价,并将其视为阶级斗争学说的先驱,为马克思科学历史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所提出的历史观的阶级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始终没有摆脱唯心主义思想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支配。比如,他们认为社会制度的变化依然是以人们的心智状况和道德观念为转移的,所谓某一社会制度的退位,不过是因为它不符合更高的道德观念

要求;他们所认为的阶级斗争仅仅只限于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的斗争等等。针对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历史观中的这些不足,马克思给予了积极批判。他认为,复辟时期历史学家历史观中的这些不足,主要是由复辟时期资产阶级史学家的阶级性所决定的。他们阶级利益的狭隘性使他们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认识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所谈的阶级斗争,只是为了利用这种学说来论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政治纲领和目的,最终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显而易见,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所提出的阶级斗争学说,自始至终都与马克思所提出的科学的阶级斗争学说是相对立的。正如列宁所言:“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还可以不超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范围。把马克思主义局限于阶级斗争学说,就是阉割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7]

总之,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在批判和继承传统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它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社会形态的演变与发展,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规律;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科学的历史观形成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为人们认识社会现象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正确的思想路线。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4] 列宁.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 [5] 列宁.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6]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08.
- [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0.
-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

- [9] [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47.
- [10]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7.
- [11] [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40-241.
- [12] [法]圣西门.圣西门选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42.
- [1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2.
- [14] [法]米涅.法国革命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 [15] 论法国历史的一封信[M]//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20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0.
- [16] [法]基佐.一六四〇年英国革命史[M].伍光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5.
- [17] 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9.

On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Marx's View of History

WANG Jian-ga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4, China)

Abstract: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the formation of any advanced theory can't be separated from its theoretical sources. This is true of Marx's view of history. Through the text analysis of Marx's classical work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 of his view of history,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Marx's view of history is based on the criticism and inheritance of the positive achievements on historical views by Hegel, Feuerbach and the French materialists in 18th century, the classical politic economists, the utopian socialists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the French historians during the Restoration etc. The historical views of these traditional bourgeoisie thinkers naturally and undoubtedly become the theoretical sources of Marx's view of history.

Key words: Marx; Hegel; Feuerbach; view of history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研究的现实意义

韩 雷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 要]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它不仅可以避免社会主义实践中所形成的实践惰性、使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研究具有整体性,而且能够深化学术界对科学社会主义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同时,对于提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学效度以及提升人民群众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知度等方面有着积极意义。

[关键词] 科学社会主义; 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7)06-0045-05

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的重要范畴之一,在理论上它不仅使科学社会主义更加完备、增强理论的科学性;同时能够提升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目的、价值追求和发展方式等方面内容的把握,避免在实践中出现“左”或“右”的侵扰。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现实维度中的缺位。确切的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这一现实意义的体现恰能与理论上的科学性形成共在,进而使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更加完善。目前学界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概括还未达成一致,其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者在探研时的出发点和视角之间的差异。但也可看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在学界引起关注的程度。本文认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释解。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社会主义发展建设中应确立的立场、观点和价值取向等,是有效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参照。第二,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是一种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底线思维”,能够始终确保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第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建设方式的凝练,能够促进使社会主义常态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

一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研究有助于避免社会主义实践中的“实践惰性”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实践之间有着天然的联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理论者对社会主

义实践所做的理论规约,而社会主义实践在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规约下才能有效避免在实践中所呈现出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另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又存在着非动态上的不平衡,即是说作为理论层面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先于社会主义实践,对社会主义实践有着方向上的引导,避免不良因素(尤指资本主义)的干扰,确保社会主义的性质。除此之外,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呈现的是一种“应该”的状态,对实践主体有着警醒作用。进言之,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能够不断促使社会主义实践向其所规定的方向前行。一旦社会主义实践失去了这种方向上的指引,便会出现对过去实践经验的依赖,失去对新实践的探寻而形成实践上的“惰性”,更为主要的是行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也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消弱。

“实践惰性”是萨特提出的哲学命题,意在指出人们通过自身实践改变外部环境的同时行为主体较之实践前而显示出的一种“惰性”心理或行为,弱化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另外,实践惰性也使得单个人依附于群体,失去了作为主体自身的实践“特色”,也就是为了正在完成的共同对象化,不仅将自身作为有组织的行动来废除,而且这种客观性的废除使它发现了共同实践^[2]。“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具有一种可怕的、令人沮丧的含义:它似乎表明使人统一的力量是一种有魔力的惰性否定,这种否定夺走了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劳动,通过根除人的本质,使劳动作为惰性的行为和总体来反对